

村寨

鄂

温克族

内蒙古鄂温克族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

主 编：李·吉尔格勒
罗 淳
谭 昕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云南大学出版社



鄂温克族

内蒙古鄂温克族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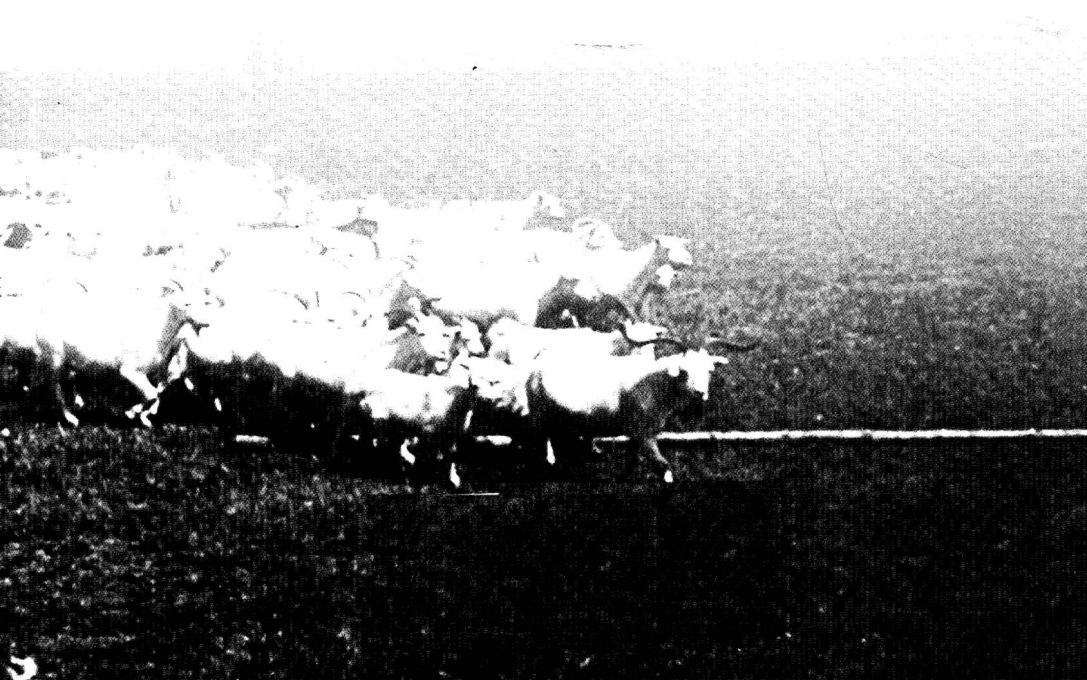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编：李·吉尔格勒

罗 淳

谭 昕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温克族: 内蒙古鄂温克自治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
李·吉尔格勒, 罗淳, 谭昕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
出版社, 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84-0

I. 鄂... II. ①李...②罗...③谭... III. 鄂温克
族—居住区—调查报告—鄂温克族自治旗
IV. K2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918 号

鄂温克族——内蒙古鄂温克族旗乌兰宝力格嘎查调查
主 编: 李·吉尔格勒 罗 淳 谭 昕

责任编辑: 祝万安

责任校对: 虞 宏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875 8.75 13.25

插 页: 8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8-784-0/C·67

定 价: 22.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5162823

总 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 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 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45岁以下170人，占总人数的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80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 and 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32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32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15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个省区的41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31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1500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30万字;1本调查工作实录28万字。此外,32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000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32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 年 5 月

前 言

鄂温克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也是跨（国）境民族之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鄂温克族人口已逾3万人，其中绝大部分（约2.6万人）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辽阔的草原上，其余散居于黑龙江及新疆等地。全国惟一的鄂温克民族自治旗就地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该自治旗拥有全国1/3的鄂温克民族人口，总数逾万人。

为实施“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子课题“鄂温克民族村寨调查”课题，由云南大学与内蒙古大学联合组成的鄂温克民族村寨调查小组，于2003年7~8月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辽阔的大草原，选取鄂温克族自治旗辖区内的辉苏木（乡）乌兰宝力格嘎查（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经全组成员通力合作完成了本书的撰稿工作。现将本课题实施的一些基本情况简述于下：

一、调查小组的组建与调查点的选取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课题是由云南大学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国家级民族学重点基地课题。由于所调查的鄂温克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辽阔的草原上，因此，本调查小组由云南大学3人与内蒙古大学3人联合组成，并实行双组

长负责制，组长为云南方的罗淳教授和内蒙方的李儿只斤·吉尔格勒教授。调查小组的组员构成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 多学科专业互补：小组 6 名成员中包括了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等诸方面的专业学者，这为开展这次综合性的民族调查提供了必要的学科支持；

(2) 多学历层次兼顾：6 名小组成员中有博士或博士生 3 人，硕士生 1 名，本科生 1 人，专科生 1 人，这有利于互帮互学，培养和带动新人；

(3) 多民族人员构成：6 名成员中有汉族 3 人、蒙古族 2 人、鄂温克族 1 人，这就避免了仅仅是本民族研究本民族的局限。

按照课题组对调查村寨选点的要求，在当地各级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我们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所辖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县）的辉苏木（乡）的乌兰宝力格嘎查（村）为调查点。选点的基本理由是：

(1) 被调查民族集中：乌兰宝力格嘎查是一个鄂温克族十分集中的嘎查，鄂温克人口占全嘎查总人口数的 98% 以上；

(2) 聚居户数适中，2002 年末户籍统计共有 80 户，在整个辉苏木的 11 个嘎查中属于中等规模的村寨；

(3) 经济发展较好：乌兰宝力格嘎查是辉苏木 8 个“小康嘎查”之一，2002 年牧民人均纯收入已突破 3 000 元；

(4) 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性：如今的鄂温克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但以往在向外界展示鄂温克民族时过多强调该民族的游猎特性，而忽略了其游牧主流特性；

(5) 有助于调查工作的开展：尽管辉苏木远离鄂温克族自治旗约 130 公里，且基本没有柏油路，但乌兰宝力格嘎查距辉苏木乡政府所在地仅 3 公里，尤其是辉苏木曾经是 1958 年中

国少数民族调查项目鄂温克民族的调查点之一，当时的学者们记录下了辉苏木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时的社会风貌，而这正好为我们此次的调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有利于我们将调查点的情况作一个前后近五十年的比较；

（6）调查点的地方领导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力求自身发展的要求，因此对我们的调查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肯定，同时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二、调查时间安排与阶段任务

整个课题从启动到完结可划分为前期准备、实地调查和后期撰稿三个大的阶段，具体的时间安排和阶段任务如下：

第一，前期准备阶段：2003 年 6 月～2003 年 7 月 18 日，主要进行赴调查点前的队伍组建及人员培训，文献查阅与收集，调查地点的选取工作等。

第二，实地调查阶段：2003 年 7 月 20 日～2003 年 8 月 20 日，具体按如下步骤展开。

（1）2003 年 7 月 20 日～2003 年 7 月 24 日，奔赴调查地，与县乡村三级政府接洽、沟通，了解基本情况，取得当地各级政府的理解与支持。走访了自治旗民族宗教局，计生委，扶贫办，统计局，牧业调查队和畜牧经营管理站等有关职能部门。同时与当地鄂温克族研究会部分会员进行了座谈。

（2）2003 年 7 月 25 日～2003 年 7 月 30 日，深入村寨，在全嘎查范围内开展入户访谈并做了问卷调查，同时熟悉所调查村寨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

（3）2003 年 7 月 31 日～2003 年 8 月 4 日，返回县城，参加鄂温克族自治旗建旗 45 周年庆典和牧民那达慕活动，借机从更深广的层面来了解鄂温克民族。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不仅亲历了庆典活动的全过程，并摄下了那达慕活动中的赛

马、搏克、抢枢、夺宝等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精彩画面，还专门参观了1998年落成的旗鄂温克博物馆。

(4) 2003年8月5日~2003年8月10日，再次深入村寨，分专题、分小组开展专项问卷调查，个案跟踪观察，知情人员专访，分类资料查找和集中小组讨论等。在此期间配合完成了基因小组对鄂温克民族基因血样的采集。

(5) 2003年8月11日~2003年8月19日，就地进行资料整理，问卷汇总与分析，专题讨论，调查小结和撰文分工。

第三，后期撰稿阶段：2003年8月21日~2003年9月20日，返回县城，在找有关部门补充或查对材料、寻访一些鄂温克族名人的基础上，完成初稿的撰写工作。

第四，统稿校稿阶段：2003年10月~11月，按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领导小组统一安排，在昆明安宁红星农场完成全书的统稿和校稿工作。

三、调查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为搞好本次调查，我们首先预设了调查的基本思路，主要是：

(1) 从泛泛了解（鄂温克民族）到聚焦定点（乌兰宝力格嘎查），即把对鄂温克民族的一般性了解定位在乌兰宝力格嘎查这个具体的鄂温克牧民聚居点上，通过这种把所调查民族与要调查地点两者交叉，实现民族村寨调查的具体化；

(2) 从面（县乡）到点（村寨），再从点到面，这种点面结合的来回反复，使我们对鄂温克民族的观察与认识能够有进有退，有张有弛；

(3) 普遍问卷调查与个案专项调查相结合，问卷调查追求调查结果的代表性，专项调查旨在揭示调查结果的典型性，做到两相结合，互为补充。

调查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

(1) 文献查阅与整理。自接到调查任务那天起调查组成员就开始细心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从我们到达调查地当天起，我们又开始分头深入当地的档案馆、图书室、鄂温克族研究会以及旗民族宗教局、统计局、扶贫办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及统计数据，并对这些文献资料统计数据进行了分类整理；

(2) 入户问卷调查。旨在通过一定样本规模的问卷调查，获取面上的第一手材料。为此，我们先后完成了三份问卷调查，一是针对全嘎查 80 户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心理”问卷调查。二是家庭基本情况问卷调查。三是 30 户有关婚姻家庭问卷的随机抽样调查，同时，我们在调查中还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随机抽样调查；

(3) 专题调研。主要针对该嘎查的基层政权、乡镇企业、牧民生活、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及其流通，科教文卫、村规民约等，分别展开专题调研；

(4) 典型人物专访。调查期间，我们抽空走访了编撰《鄂汉辞典》的杜·道尔吉先生、著述《鄂温克人》的吴守贵先生、首创鄂温克民族乐器的杜和平先生、对辉苏木鄂温克族的氏族与家族历史等比较了解的贺兴格老人、作曲家敖嫩巴亚尔先生、鄂温克族著名作家乌热尔图（内蒙古鄂温克族研究会会长），尤其是对当地“萨满教”萨满的专访，是一项颇有难度的采访任务，因为萨满教对外界一直都十分神秘，以往很少有学者能够介入，这次我们通过种种努力，成功地对乌兰宝力格嘎查的一位萨满进行了三天专访，获得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四、调查感想

这次田野调查，对我们既是一次宝贵的锻炼和学习机会，又是一次难得的交流与合作机会，我们从中获益匪浅。

这次民族村寨调查是利用学校的暑假时间进行的，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我们不仅仅是放弃了暑假休息，克服了语言、交通、生活习性等多方面的诸多不便，而且调查组成员都把自己的困难置之度外，全力投入调查工作。内蒙方组长吉尔格勒教授，自小就生长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又是一位在民族学和宗教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对游牧民族的历史演变与文明进程的关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为承担这次调查任务，不顾疾患缠身，推迟了住院检查和治疗的时间。涂建军老师是我们调查小组中年龄最长者，他本人就是鄂温克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工作和生活了40年，现在内蒙古社科院专门从事民族研究工作。他刚办完父亲的丧事就和我们一起深入村寨调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建军大哥带给我们主人般的关怀，尤其是他的诙谐与幽默为全组成员带来了大量欢声笑语，也缓解了调查工作的紧张与辛劳。包英华老师是我们调查小组中最晚一名入选的成员，但凭着她对草原民族的挚爱和对调查工作的认真踏实，一接到调查任务她就毅然撇下呀呀学语的爱女，背上笔记本电脑和摄像机跟随调查组上路了。云南方组长罗淳教授长期从事民族人口与经济问题研究，在民族田野调查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但这次深入人地生疏的草原游牧民族地区开展调查，对他来说也是头一次。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搞好调研，他总是起早贪黑，有时甚至是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符旭波同学是专门攻读民族政治学的研究生，他为调查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在内蒙古调查期间接到家父遭遇车祸住院手术的消息，但他强忍悲痛，一直坚守在调查现场，直到完

成任务才赶回湘潭老家。被视为大熊猫而颇受大家关照的“欢欢”（全名胡欢）同学是调查组里最年轻的女孩，这位来自赣江边上的江西妹子朝气蓬勃，开朗大方，她甚至嚷嚷着要扎根草原，嫁到牧区，开花结果。她年龄虽小，但工作起来毫不含糊，在努力完成自己承担的调查任务的同时，她还尽力承担一些琐碎繁杂的后勤工作。全组成员的这种团队精神是促成本次调查任务圆满完成的主因。

现在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调查村寨——乌兰宝力格嘎查，但我们的足迹已深深地印在了呼伦贝尔辽阔的大草原上，那如诗如画的牧区美景，那浑厚悠扬的草原歌声，更有那至真至淳的牧民情怀都令我们激动和难忘。在此，谨借本书的出版表达我们对草原牧民的感激与怀念。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概 况	(1)
第一节 自然状况	(1)
一、地理位置	(1)
二、生态环境	(2)
三、人口状况	(4)
第二节 族系源流	(5)
一、族 源	(5)
二、发展变迁	(6)
三、索伦支系概况	(8)
第三节 族群关系	(10)
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	(10)
二、族群关系的表现	(11)
第四节 历史沿革	(16)
一、村寨名称	(16)
二、村寨历史	(16)
三、生产关系的变革	(17)
第二章 人 口	(19)
第一节 人口历史与演进	(19)
第二节 人口自然状况	(20)